漢書疏證

藝文志第十下

伊尹五十一篇

攷證曰說苑臣術篇呂氏春秋皆引伊尹對湯問周書王會有伊尹朝獻商書愚謂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伊尹所謂道豈老氏所謂道乎志於兵權謀省伊尹太公而入道家蓋戰國權謀之士著書而託之伊尹也湯誓

序曰伊尹相湯代桀升自陑孔安國謂出其
不意豈知伊尹者哉傳伊尹之言者孟子一
人而已

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攷證曰李靖曰謀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言
不可以兵窮兵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齊世
家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
謀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隋志有太公陰謀文選注引七略
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又引太公
金匱太史公序齊世家曰謀權於幽正義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一愚謂老

氏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此太史公入道家然陰謀之術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文王之德之純太公見而知之丹書敬義之訓武王得於師尚父陰謀傾商之說陋矣　愚按說苑君道篇武王問太公

辛甲二十九篇

致證曰劉向別錄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召公與語賢之告

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左氏傳辛甲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

鬻子二十二篇

攷證曰太史公序楚世家曰重棃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鬻子牒之劉向別錄云鬻子名熊封於楚劉勰曰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唐逢行珪注一卷十四篇序云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賈誼新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鬻子列子天瑞篇引鬻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力命篇引鬻熊語文王

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陸佃曰列子所稱即南華藏身鳬鶴之義也今其書無之則又小說有鬻子於之嘉言要旨亡者多矣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筦子八十六篇

攷證曰劉向序所校讎中筦子書大中大夫卜主書臣富參書射聲校尉立書太史書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太史公曰余讀筦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今二十四卷牧民至輕重序傳

子曰莞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文選引江邃文釋云莞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今檢莞子近仁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石林葉氏曰其閒頗多與鬼谷子相亂莞子自序其事亦泛濫不切疑皆戰國策士相附益蘇氏古文謂多申韓之言非莞子之正也甚者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資之寶石壁菁茅之謀使莞仲而信然尚何以霸哉

老子

攷證曰隋志梁有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注老子二卷志不著錄晁氏公武曰以周平王

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
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其末云使民復結
繩而用之蓋三皇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孔子
嘗問禮焉今載於曾子問者與五千言殊不
類蓋告孔子者其所職著於書者自其所見
也陸德明序錄云周敬王時西出關爲關令
尹喜說道德二篇尚虛無無爲漢文帝時河
上公作章句四篇以授帝言治身治國之要
志無河上公章句鄭氏傳氏徐氏劉向傳說
今皆亡王尚王曰今資善堂所寫御本獨
無章名章名
非老氏之意
疑薛氏曰古文老子道德上下

經無八十一章之辨今文有河上公注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丈人教安期再傳至於臣公其弟子蓋公爲曹相國師脩黃帝老子學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自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敘述尤怪誕景迂晁氏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古本無有也傳奕能辨之王弼題曰道德經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猶近古歟

文子九篇

攷證曰今本十二篇道原至上禮李暹注豈暹析之歟其傳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志注謂似依託晁氏曰三代之書經秦火之後幸而存者錯亂參差如爾雅周公作而有張仲孝友是也柳宗元以為駁書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為計然今其書一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貨殖傳注計然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述之事見皇覽及晉

中經簿唐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則與文子了不同北史蕭大圜曰陶朱成術於辛文

蜎

子十三篇　名淵楚人

攷證曰史記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篇廣韻古有賢者環淵楚索隱正義皆無注釋今按文選枚乘七發便蜎詹何之倫注云淮南子雖有鉤鍼芳餌加以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蜎子名淵三文雖殊其人一也

關尹子九篇

攷證曰劉向校中秘書九篇（太常存七篇 臣向本九篇）蓋
公授曹相國參相國薨書葬至孝武時有方
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
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
之（永始二年八月庚子上）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
匕七釜八籌九藥列仙傳云著書九篇名關
令子

莊子五十二篇

攷證曰郭象注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

雜篇十一陸德明序錄云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勝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説若閼奕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藝文志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成玄英疏周字子休莊文選注太平御覽引莊子閼奕游鳧之語荀子

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朱文公曰莊子見道體蓋自孟子之後荀卿諸公皆不能及韓文公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

列子八篇

攷證曰劉向校中書列子五篇與長社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天瑞至說符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

命楊子之書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柳宗元曰劉向錄列子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子產鄧析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遂誤為鄭耶莊周放依其辭其稱夏竦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何信或謂鄭繻公字誤為穆公東萊呂氏曰以列子所載

楊朱遇老子老子中道而歎一章觀之則朱受學於老子不疑朱之言見於列子者固多後人所附益爲我之說亦略可見也石林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呂氏曰列子多引黃帝書蓋古之微言傳久而差者𡉀牝一章今見老子此戰國秦漢所以並言黃老也

老成子十八篇

攷證曰列子曰老成子学幼於尹文先生

長廬子九篇

攷證曰史記楚有尸子長盧

公子牟四篇

攷證曰荀子非十二子注魏牟魏公子封於中山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

田子二十五篇

攷證曰呂氏春秋曰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

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

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尸子

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

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史記世家齊宣

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

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

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稷齊城門名談說

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鄭志張逸問

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

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西山真氏曰莊生所述諸子墨翟禽滑釐其一也宋鈃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也關尹老聃其四也莊周其五也惠施其六也異端之盛莫甚於此時陳駢即田駢也荀子非十二子與慎到並言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荀子注其學本黃老歸名法

老萊子十六篇

攷證曰史記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大戴禮云德恭而

衍信然相詰不訴詭海沈詼納贅而能樂盖老萊子之行也文選注引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

鶡冠子一篇

攷證曰今四卷十五篇隋志三卷博選至學問柳宗元辨此書非古謂好事者偽為其書而韓愈獨稱爲謂其詞雜黃老刑名陸佃序曰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四篇亡真隱傳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

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經篇

攷證曰史記正義黃帝道書十卷隋志漢時道書之流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黃帝老子之書謂之黃老列子引黃帝書呂氏春秋引黃帝言又曰昔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賈誼淮南子引黃帝曰）朱文公曰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天下之理無不知天下之事無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洞然於胷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

自託為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戰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所引與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東萊呂氏曰漢初黃老世有傳授觀樂毅傳贊可考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歟尚父曰黃帝之戒日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亦見家語蔡邕銘論黃帝

有中機之法星王大紀曰黃帝作輿几之箴以警宴安作金几之銘以戒逸欲黃帝內傳一卷序云籛鏗得之於衡山石室中至劉向校書見之遂傳于世

捷子二篇 齊人武帝時說

攷證曰史記接子齊人與慎到田駢同時皆學黃老 正義藝文志云接子二篇此云武帝時說當考三輔決錄有接所子

鄭長者二篇

攷證曰袁淑真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

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今按韓非子外儲説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

道家者流

攷證曰 致堂胡氏曰道以天下共由而得名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書無傳老聃八十一篇槩之也孔孟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啟後世枝流分裂之弊大史公習道論六家要指言道家為長

易之嗛嗛師古曰嗛字與謙同

劉奉世曰嗛若與謙同何為作兩字蓋易文辭有云嗛嗛若

補遺曰按易謙卦初六爻子夏傳作嗛嗛君子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青而祗離咎也韋昭曰嗛嗛猶小小也疑卦名與鳴謙勞謙撝謙皆當從言從兼而初六嗛嗛則當從口字書謙敬也歉通作嗛不足貌則嗛嗛蓋自視欲然之意乎

夏傳作嗛嗛本止於初六一爻耳今卦中它
字盡作謙則傳者失之商銘作嗛嗛而賈氏
本作謙此又因易誤文而遷就其說者也意
孟堅所見為得其真古文尚書滿招損嗛得
益亦與今文不同國語曰陷而入於恭其滿
之甚也韋昭注驕為滿恭為嗛舊音嗛口玷
切又音謙宋莒公謂說文作歉食不滿也作
謙非前輩於嗛謙之辨嚴矣

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攷證曰史記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

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云云燕昭王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封禪書云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始終五德各以所勝為行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云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而為服公孫臣上書曰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鹽鐵論及論衡並以衍言迂怪虛妄東萊呂氏曰方騶衍推五德之運人視之特陰陽末術耳若無須於治亂之數也及至始皇始采用之定為

水德以為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則其所繫豈小哉周禮司爟注鄭司農引鄭子

南公三十一篇

攷證曰史記項羽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正義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陰真隱傳居國南鄙因以為號著書言陰陽事

容成子十四篇

攷證曰呂氏春秋容成作厤莊子則陽篇容成氏曰除日无歲无內无外

張蒼十六篇

攷證曰本傳蒼尤邃律歷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志篇數不同

鄒奭子十二篇

攷證曰七略曰鄒赫子齊人為之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史記云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衍之術迂大而閎

辨真也史具難苑

五曹官制五篇

攷證曰賈誼傳誼以為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

困學紀聞曰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於陰陽家何也七略劉歆所為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

公孫渾邪十五篇

攷證曰公孫賀傳祖父昆邪景帝時封平曲

侯著書十餘篇

李子三十二篇

攷證曰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晉刑法志魏文志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戰國策魏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張斐律序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並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通鑑外紀李悝為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勝

貫之

商君二十九篇

攷證曰太史公曰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正義云商君書五卷館閣書目今是書具存共二十六篇亡三篇後魏刑罰志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議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

申子六篇

攷證曰史記申不害傳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申子注劉向別錄曰

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元帝紀注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唐志三卷崇文總目館閣書目皆缺荀子曰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韓非子曰申不害徒術而無法公孫鞅徒法而無術淮南子曰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

處子九篇

敏證曰史記趙有劇子之言注徐廣曰按應

慎

劭氏姓注云慶子索隱曰前史不記其名風俗通漢有北海太守慶興蓋慶子之後史記正義趙有劇孟劇辛是有劇姓

子四十二篇

攷證曰史記慎到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戰國時處士館閣書目一卷漢志四十二篇今三十七篇亡唯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滕輔注荀子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又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史記注徐廣曰劉向所定有四十三篇荀子注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太平御覽引慎子昔者天子手能衣而事夫說服是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誘

云不聽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皆在亡篇

韓

韓子五十五篇

攷證曰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蕪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為韓不為秦也後人誤

以范雎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韓安國受韓子雜家說

鼂錯三十一篇

攷證曰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洛陽宋孟及劉禮同師呂氏曰申商之學亦世有傳授唐志鼂氏新書七卷隋志梁有三卷文選賓戲注引朝錯新書太史公曰賈生晁錯明申商

鄧析二篇

攷證曰劉向序臣所校讎中鄧析書四篇臣

叙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二篇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隋志一卷無厚轉辭二篇韓非子曰堅白無厚之辭章而憲令之法息晁氏曰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今其書大旨訐而刻真其言也其閒時勦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荀子非十二子與惠施並言左傳鄭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淮南鴻烈曰鄧析巧辯而亂法

尹文子一篇

攷證曰莊子天下篇云宋鈃尹文其爲人太
多其自爲太少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得其
書姑詮次爲上下二篇李獻臣云仲長氏曰長氏統也
序稱當齊宣王時居稷下學於公孫龍龍稱
之而志敘此書在龍書上顏師古謂文嘗說
齊宣王在龍之前史記云公孫龍客於平原
君君相趙惠文王惠文王元年齊宣沒已四
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今觀其書
雖專言刑名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
者蓋鮮豈若龍之不宗賢聖好怪妄言哉洪

氏曰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今其文僅五千言亦非純本黃老者頗流而入於兼愛隋志二卷周之處士遊齊稷下

游棣子一篇

通志氏族畧複姓游棣氏英賢傳游棣子著書一篇言法家事游棣郎游棣

公孫龍子十四篇

攷證曰史記趙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志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索隱謂龍即仲尼弟子非也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趙人莊子謂惠子曰儒墨

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異同謂使異者同同者異呂氏春秋云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難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

難顧得有聞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
謂藏兩牙甚易而寔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
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
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辨淮南鴻烈曰
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揚子曰公孫龍詭辭
數萬東萊呂氏曰告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
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
章辨析歷舉玉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矛
而伐之而技窮唐志三卷今一卷

惠子一篇

攷證曰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荀子曰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德充符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攷證曰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尹佚二篇

攷證曰左傳稱史佚有言史佚之志晉語胥臣曰文王訪於辛尹注辛甲尹佚皆周太史洛誥逸祝冊正義以為史佚淮南鴻烈引成王問政於尹佚保傅傳丞立於後是史佚也說苑引成王問政於尹逸尹佚周史也而為墨家之首今書亡不可考按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意者史角之後託於佚歟

田俅子三篇

致證曰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隋志梁有一卷謂少昊雖聯毛人獻羽裘赤鶯集戶遺其毋書夏禹渠搜人獻珍裘充黃英城屠獅有毛為帳

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

致證曰隋唐志各一卷洪氏曰二書今不復存焉總意林所述隨巢兼愛明鬼為墨之徒可知胡非言勇有五等其說亦卑陋無過人

廣藝文類聚引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夏禹於元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

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
民不違禹產於崑石啟生於石史記索隱引隨巢子云
夷羊在牧飛拾滿野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太
平御覽引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於市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代殷惡謂此　墨氏
之明鬼也

墨子七十一篇

攷證曰館閣書目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為
七十一篇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
篇一本自親士至雜守為七十一篇所存六十三篇且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一本止存

一十三篇是氏曰荀孟皆非之而辯食稱辯辯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遺本然也韓非子曰有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之墨墨離為三荀子曰墨子有有於齊無見於時又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

晋魯勝注墨辯其叙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史記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

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
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又云以巨
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呂氏春秋墨者有鉅
子腹䵍居秦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
孟勝曰我將屬鉅子於家之田襄子此即莊
子所謂巨子也

蘇子三十二篇

攷證曰鬼谷子三卷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秘
其道故假名鬼谷也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
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

簡練以爲揣摩鬼谷子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乃蘇秦書明矣東萊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三晉兩周云太平御覽引蘇子曰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旅以羁明衡以隱隱崇以游馳後漢王苻傳注引蘇子曰人生一世若胡露之宅於桐葉耳其與幾何御覽又引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

闕子一篇

攷證曰太平御覽引闕子云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又云吳章莊告之調又云魯人有好

釣者以桂為餌黃金為鈎垂翡翠之綸蓺文類聚引闕子云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云云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人云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

蒯子一篇

攷證曰蒯通傳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史記通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主父偃二十八篇

攷證曰說苑引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

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

其言而楚莊以懋

莊安一篇

日知錄曰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

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曰嚴凡漢書載

謚姓為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作莊今

攷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樗里子傳莊爲莊忌而莊

助莊青翟莊熊羆莊參莊蹻莊並淮南王安傳而

獨有嚴君疾樗里子傳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正義曰蓋封蜀郡嚴道縣因號嚴君疾名也

嚴仲子嚴安鄧伯羔謂安自姓嚴胡射

之通鑑嚴延年注曰此嚴非莊助之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陽嚴仲子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二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揚子法言蜀莊沈冥是也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為嚴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老子嚴周敘傳貴老嚴之術改楚之莊生為嚴先生古今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即莊陶朱公兒者也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竊其巧李善注七略有莊春言琴王莽傳有纂嚴春非

此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

孜證曰田蚡傳學盤盂諸書注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文選注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誡法或於器名曰銘書盤盂中所以為法戒孟康曰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機之法孔甲有盤杅之誡梁簡文帝云盤盂寫殷高之辭

大命三十七篇

宋祁曰俞一作俞　攷證曰賈誼書修政語引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　容齋三筆曰意必依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閒人所為

尉繚二十九篇

攷證曰兵形埶又有尉繚三十一篇隋志尉繚子五卷今二十四篇天官至兵令言刑政兵戰之事其文意有附會者首篇梁惠王問意者魏人與秦始皇紀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

尸子二十篇

攷證曰史記楚有尸子注劉向別錄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幷誅乃亡逃入蜀造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後漢書注尸佼作書二十篇內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內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呂強上疏引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隋志二十卷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李淑書目存四卷館閣書目止存二篇合為一卷爾雅疏引廣澤仁意綽子篇宋書禮志引禹治水

為喪法古今人表注推周已下皆舜之友也并見尸子穀梁傳引尸
子曰舜兼諸侯夏自天子至皆用八佾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攷證曰史記呂不韋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
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
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
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
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索隱曰八
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
君凡八十三篇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

士容凡三十六篇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有孟春等記凡六十一篇是書以月紀為首故以春秋名高誘注二十六卷月令本十二月紀之首章東萊呂氏曰不韋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按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涒灘者申也通鑑皇極經世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後呂氏春秋二年不韋當時人必不誤蓋後莫歷者之差也不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

王能自爲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氷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外異如此豈一字不能增損乎司馬遷傳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淮南內二十一篇

攷證曰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也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西京雜記

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揚子雲以為一出入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許慎注標其首皆曰閒詁自名注曰記上容齋續筆曰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叙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唯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宋祁曰雜郎本作新

伯象先生一篇

攷證曰新叙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方之事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

荊軻論五篇

攷證曰文章緣起司馬相如作荊軻讚文心彫龍相如屬詞始讚荊軻

神農二十篇

攷證曰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

鼂錯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地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呂氏春秋引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而天下或受其寒矣莞子引神農之教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十倍氾勝之書亦引神農之教劉子引神農之法劉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

野老十七篇

攷證曰眞愚傳六國時人遊秦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農家事因以爲號

尹都尉十四篇

宋祁曰尹一作郡 攷證曰劉向別録云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韭葱諸篇北史蕭大圜云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録唐志尹都尉書三卷

汜勝之十八篇

攷證曰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遺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改爲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爲敦煌太守脩唐有汜勝之書二卷月令注農

書曰土長冒橛國語注引春士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
發正義云先師以爲氾勝之書周禮草人注化之使美若
氾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家氾勝爲
上後漢劉般傳注文選注初學記
太平御覽皆引之晉食貨志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
愚按禮記正義又云劉洽氾閣未審
即是氾勝之否

蔡癸一篇

攷證曰食貨志宣帝時蔡癸以好農使勸郡
國至大官太平御覽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

蔡癸校民耕相三犁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摟皆取備焉一日種頃田

伊尹說二十七篇

孜證曰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呂氏春秋伊尹說湯以至味其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甘櫨焉即應劭所引蓋戰國之士謂伊尹以割烹要湯故爲是說孟子辨之詳矣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注引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任君凡九品圖畫其形

青史子五十七篇

攷證曰風俗通義引青史子書大戴禮保傅篇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㣽志梁有青史子一卷文心雕龍云青史由綴於街談

務成子十一篇

攷證曰荀子舜學於務成昭注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

攷證曰荀子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宋銒宋人也與孟子同時孟子作宋牼又云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又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注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宋子蓋尹文弟子又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也

天乙三篇

攷證曰賈誼書脩政語引湯曰云云史記殷本紀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此條語意未了脫數行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攷證曰郊祀志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劉奉世曰又少十篇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攷證曰按論語子夏曰云云非孔子之言蔡邕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蓋因此志之誤

相反而皆相成也

攷證曰致堂胡氏曰夫仁以親親義以尊尊施之雖有等衰發端則非異道故事父孝事忠可移求忠臣則於孝子未聞相反之理也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繞曰墨則二本曰從橫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棄也其歸豈足要乎儒家者流因修六藝矣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無所名家謂誰氏耶何以言之多舛也

屈原賦二十五篇

攷證曰離騷經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王逸曰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

安傳云為離騷隋志其書全亡傳劉向分楚辭為十六卷屈原一卷九辯亦謂原作王逸云宋玉作隋志原著離騷八篇班固序贊二篇太史公曰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地理志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漢興吳王濞招致娛遊子游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淮南王安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朱買臣召見言楚辭宣帝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朝見誦讀七暮曰宣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辭被公年衰母老每

一請敕 與術

宋玉賦十六篇

攷證曰隋志宋玉集三卷王逸云屈原弟子楚辭九辯招魂文選風賦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賦古文苑大言小言釣笛諷賦朱文公謂辯有餘而理不足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

攷證曰楚辭哀時命

賈誼賦七篇

攷證曰朱文公曰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

之材俯就聲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惜誓弔屈原服賦古文苑有旱雲賦隋志梁有賈誼集四卷

枚乘賦九篇

攷證曰古文苑有梁王菟園賦文選注枚乘集有臨霸池遠訣賦隋志乘集二卷文選有七發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攷證曰朱文公曰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不於楚辭大人之於遠遊其漁獵又

泰甚然亦終歸於諷也特長門哀二世賦二篇為有諷諫之意艾軒林氏曰相如賦之聖者隋志集一卷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攷證曰隋志集一卷梁二卷劉向別錄淮南王有薰籠賦

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

攷證曰楚辭招隱士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

雅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攷證曰孔叢子云臧嘗爲賦二十四篇別不
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　愚按尚書泰誓疏
云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攷證曰隋志梁有漢光祿大夫虞丘壽王集
二卷藝文類聚有驃騎論功論而賦不傳

上所自造賦二篇

攷證曰外戚傳有傷悼李夫人賦文選有秋

風辭溝洫志有瓠子之歌二章（唐志武帝集一卷唐志二卷）

劉向賦三十三篇

攷證曰楚辭九卷古文苑請雨華山賦文選注雅琴賦隋志向集六卷唐志五卷今所存十八篇別錄曰向有芳松枕賦

王褒賦十六篇

攷證本傳作甘泉洞簫頌楚辭有九懷文選注有碧雞頌隋唐志褒集五卷

枚皋賦百二十篇

攷證曰本傳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設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司馬遷賦八篇

攷證曰藝文類聚有悲士不遇賦隋志遷集一卷唐志一卷

楊雄賦十二篇

攷證曰本傳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甘泉河東校獵長楊志云入楊雄八篇蓋七略所畧止四賦也古文苑有太玄蜀都逐貧賦文選注有覈

靈賦 隋志雄集五卷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驃騎將軍史朱宇字志以字在驃騎府故揔言驃騎將軍

劉奉世曰其實惟脫一史字耳

孫卿賦十篇

攷證曰荀子賦篇禮知雲蠶箴又有佹詩 隋志荀況集二卷 唐志二卷

雒陽錡華

攷證曰左傳分康叔云云殷民七族錡氏

別栩陽賦

攷證曰庾信哀江南賦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蓋亭名也

華龍

攷證曰蕭望之傳華龍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攷證曰劉向別錄有行過江上弋鴈賦行弋賦弋雌得雄賦

成相雜辭十一篇

攷證曰荀子成相篇注蓋亦賦之流也朱文

公曰凡三章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故記聲以諷時君若將以為工師之誦旅賁之規者其尊主愛民之意亦深切矣相者助也舉重勸力之歌史所謂五羖大夫死而春者不相杵是也（成相助力之歌）淮南王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　愚按楊倞荀子注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

隱書十八篇

攷證曰文心雕龍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眢井而

稱參趙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好庚癸伍舉諫荊王以大鳥齊客識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晉語有秦客廋辭於日注廋隱也東方朔乃與為隱耳新序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

高祖歌詩二篇

攷證曰大風歌亦名三侯之章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鴻鵠歌來文公

以為辛章意象蕭索非復三侯比矣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
攷證曰史記樂書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
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
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
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禮樂
志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
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郊祀志
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游水發假言上郡有
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置壽宮神

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
屬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攷證曰周禮旄人注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
若今黃門倡矣樂府集有黃門倡歌一首

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竟山樂錄曰河南者西周之名史記周考王
封其弟于河南為河南桓公故西周名河南

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攷證曰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

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
誓山川能説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
九者可謂有德音可謂爲大夫也

自孝武立樂府

攷證日禮樂志孝惠二年有樂府令夏侯寬
似非始於武帝又云孝武定郊祀之禮乃立
樂府采詩夜誦元帝時京房知五音六十律
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於樂府呂氏曰
太樂令丞所職雅樂也樂府所職鄭衛之樂
也樂府雖鄭衛之聲然天子所常御上至郊

廟咸用焉采詩即古之采詩也哀帝罷樂府非鄭衛之音者條奏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不可罷者夜誦員五人亦在其中蓋雅樂也

樂府集漢鐃歌十八首陸厥擬李夫人及貴人中山王孺子妾歌臨江王節士歌庾肩吾擬未央才人歌古今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

序詩賦為五種

梁書張率傳少好屬文而七畧文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 圖九卷

攷證曰史記孫武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正義七録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杜牧注孫子序曰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用注解之始封至周間一隋志梁有孫子八陳圖一卷周種車僕注孫子八陳有華車之陳鄭氏曰圖經也書緯也七畧收書不取圖惟任宏校兵書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武經總要曰今之祕府所存孫武書惟十三篇無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為精密戰國如

二孫吳起輩號善用兵者而著書皆有圖

齊孫子八十九篇

攷證曰通典引孫臏曰用騎有十利呂氏春秋孫臏貴勢司馬遷傳孫子臏脚兵法脩列

吳起四十八篇

攷證曰隋志吳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

圖圓至屬士所闕亡多矣

范蠡二篇

攷證曰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注引范蠡兵法春秋正義賈逵以旝為發石一曰飛石

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文選注引
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東萊呂氏
曰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多與管子勢篇
相出入

兒良一篇

攷證曰呂氏春秋兒良貴後亦見賈生過秦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劉奉世曰種當作重九下又脫一篇字注二
百五十九恐合作五百二十一篇數已在前

蚩尤二篇

攷證曰高帝紀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注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管子五行篇黄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則黄帝六相亦有蚩尤隋志梁有黄帝蚩尤兵法一卷

繇叙二篇

攷證曰古今人表繇余即由余疑叙當作余李筌太白陰經云秦由余有陳圖

魏公子二十二篇 圖十卷

攷證曰魏記公子無忌爲魏上將軍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公子威震天下諸侯之客各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史記注引七畧云圖七卷

項王一篇

攷證曰史記本紀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

不利却孔將軍貴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東萊呂氏曰此陳即馬陰所謂魯公不識者也陣者兵之末羽以不仁失天下亦不在一戰利鈍之間然羽少學兵法略知其意即不肯學負其雄才高氣而無沉深續密之度其病卒見於此時是故驚大而忽小者君子懼焉

太壹兵法一篇

攷證曰隋唐志黃帝太一兵歷一卷武經總要太一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一之南總

十六神知風雨水旱金華山鍵陰陽二局存諸秘式星文之次舍分野之災祥貴于先知逆為之備用軍行師主客勝負蓋天人之際相參焉

黃帝十六篇

孜證曰胡建傳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顏師古注李者法官之號總主征伐刑獄之事故稱其書為李法管子后土為李說苑云黃帝理法

封胡五篇

攷證曰通典衛公兵法守城篇曰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荅以五六十事皆煩冗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約封胡子伎巧之術古今人表封胡在上中

風后十三篇 圖二卷

攷證曰鄭康成云風后黃帝之三公也館閣書目風后握機一卷晉馬隆略序卷首言本有三其一三百六十字其一三百八十字呂望所增其一行間有公孫弘等語或云武帝

今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載所增字亦有公孫卯語薛氏銓定云握奇經別有續圖記 金獨孤及風后八陳草旗麾進退趨闘之法圖記云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李靖問對云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嚴從依風后大首為圖以擬方陳隋志黃帝蚩尤風后行軍秘術二卷後漢張衡傳注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武經總要曰大撓造甲子推天地之數風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奥

力牧十五篇

攷證曰李筌太白陰經云風后演握奇圖復
置虛實二壘力牧亦創營圖抱朴子云黄帝
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

鵊治子一篇

宋祁曰治一作冶

鬼容區三篇

攷證曰封禪書鬼臾區號大鴻古今人表注臾容聲相近
素問鬼臾區曰積考大始天元冊文

地典六篇

攷證曰後漢張衡傳師天老而友地典注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論語摘輔象云知命窺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

師曠八篇

攷證曰隋志師曠書三卷後漢蘇竟傳云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注雜占之書也方術傳序師曠之書注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占災異（淮南子曰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

萇弘十五篇

攷證曰淮南鴻烈曰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佚萇弘封禪書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晋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

推刑德

攷證曰尉繚子天官篇梁惠王問曰黃帝刑

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人事而已矣淮南子兵畧訓注刑十二辰德十日也又天文訓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鈎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尅

伍子胥十篇

攷證曰唐志伍子胥兵法一卷文選注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武經總要云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

逢門射法二篇

攷證曰莊子羿逢蒙不能睥睨荀子羿蠭門

者逢服射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孟子
逢蒙學射於羿龜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
蠭門注引七畧有蠭門射法後之言姓呂氏者皆作逢
春秋蠭門始習於甘蝇王褒傳云逢門子
李將軍射法三篇
攷證曰李廣傳世世受射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攷證曰李廣以大黃射其裨將注孟康曰太
公陷壁卻敵以大黃參連弩慼按周官五射
參連其一也李陵發連弩射單于注服虔曰

三十弩共一弦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臂劉氏謂如今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秦始皇自以連弩候射大魚地理志南郡有發弩官武經總要曰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也古者有黃連百竹八檐雙弓之號絞車擘張馬弩之差今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遺法若乃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遒衛制突者非弩不克然張遲難以應卒臨敵不過三發四發而短兵已接故或者以為戰不便於弩然則非弩不便於戰為將者不善

於用弩也

蒲苴子弋法四篇

攷證曰列子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古善弋射者)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淮南子曰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張茂先詩蒲盧縈繳神感飛禽即蒲且)愚按說苑蒲且修繳鳧雁悲鳴張衡西京賦蒲且發弋高鴻

劍道三十八篇

攷證曰史記自序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

題又序孫吳傳云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日者傳褚先生曰齊張仲曲成侯以善學刺學用劍立名天下東方朔十五學擊劍

手搏六篇

攷證曰甘延壽試弁為期門注弁手搏哀帝紀時覽卞射武戲注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戲刑法志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

蹴二十五篇

攷證月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記黃帝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才也今軍無事得使蹴鞠有書二十五篇史記霍去病穿域蹴鞠正義徐廣云穿地為營域按蹵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若講武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蹵蹋而戲也揚子云斲木為棊梡革蹵鞠亦皆有法焉蘇秦傳臨淄民六博蹴鞠

肴墨子

攷證曰史記墨翟善守禦注墨子曰公輸般

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於郢見公輸般墨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列子云墨翟之飛鳶韓非云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曰不如為車輗者巧也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蹵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

劉奉世曰此注二百七十一又當作五百九十二兩注篇數皆不足蓋訛謬也

張良韓信序次兵法

攷證曰高帝紀韓信申軍法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

軍政楊僕

劉奉世曰政當作正

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攷證曰淮海秦氏曰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

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為將卒降匈奴此則卜

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

常摐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攷證曰說苑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

泰階六符一卷

宋祁曰淳化本六作陸　攷證曰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

奏泰階之事注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攷證曰功臣表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日旁
占驗曰鄧弱以長沙將兵侯天文志云正朔
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
以占隋志夏氏日旁氣一卷許氏撰魏氏日旁氣圖一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攷證曰五行志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
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
日三劉向傳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

歲一月而一食今違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天文志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宋祖冲之曰漢載四百食率在晦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攷證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隋志有海中星占星圖海中占各一卷即張衡所謂海

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星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粲然其明大者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攷證曰淮南子天上訓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嶲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又有二十八宿臣分未詳呂氏曰十二次蓋戰國言星者以當時所有之國分配之適與曰當吳之未亡天下列國尚有數十韓魏趙三家又未為諸侯晉國猶在自吳滅至分晉凡八

十六年時散不同盖為分配

春秋正義曰星紀在於東北吴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遥屬戍亥之次又三家分晋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狭徒以相傳為説其源不可得而聞之

日知録曰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盖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

攷證曰周禮保章氏注五星有贏縮圜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後魏天象志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

然星事兇悍師古曰兇讀與凶同隸辨曰三公山碑攘去冦兇按廣韻古文凶字詩思齊箋曰其將無有兇禍釋文云兇音凶本亦作凶又樊敏碑米巫兇虐冀州從事

郭君碑降此殃留凶亦作殃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攷證曰律歷志張壽王上書言黃帝調歷漢元年以來用之後課諸歷案漢元年不用調歷壽王及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壽王歷乃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後漢志黃帝造曆元起辛卯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晉杜預云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

顓頊歷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歷十四卷

攷證曰後漢志顓頊造曆元用乙卯漢興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帝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蔡邕論曰顓帝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唐志大衍曆日度議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帝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已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宋志祖冲之曰案五紀論黃帝歷有四法顓帝夏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孰識其正顓帝曆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曰此術設

元歲在甲寅　愚按晉書律歷志董巴議曰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為歷宗也

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攷證曰書正義云古時真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詩正義云今世有周曆魯歷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年

月往往參差又云劉向五紀論載殷周之法
惟有氣朔而已後漢志夏用丙寅殷用甲寅
周用丁巳魯用庚子宋祖沖之曰夏歷七曜
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殷歷日
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歷以八十一為
日法春秋書食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
之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占術之作
皆在漢初周末春秋正義釋例云今魯歷不
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長
歷稱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

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百二十九百失三百五十日唐大衍日度議曰甄曜度及魯曆南方有弧無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中氣議曰殷曆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曆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合朔議曰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曆魯曆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曆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九其偽可知矣晁氏曰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受天命放南巢實甲寅之歷也是為成湯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

命異乎繼世之君也考靈曜命歷序皆本於
甲寅元後漢志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十一四歲朔差却二日漢延光二年亶誦施延
熹平四年馮光陳晃皆言曆元不正當用甲
寅為元議郎蔡邕議之曰歷法黃帝顓頊夏
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晃所據則殷歷元
也然則甲寅為殷湯之元也審矣古諸儒生
皆以為孔子用殷甲寅歷漢劉洪於歷最善
其表言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校竊以春秋緯
命歷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諸所謂商起庚

戊終戊寅者非也帝王諸謂湯元年壬寅一行曆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程氏春秋分記日月曆惟閏法多差左氏所載屢以失閏為識愚按晉書律歷志曰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按其夏周二歷術數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董巴議曰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為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毛詩十月之交疏曰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

左傳疏曰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来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

漢元殷周牒歷十七卷

攷證曰史記三代世表余讀諜記黄帝以来各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十二諸侯年表云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攷證曰後漢曆志賈逵論曰案甘露二年大

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攷證曰春秋正義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

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徧一周舉其大數十
二年而一終隋志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攷證曰溝洫志王橫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
徒劉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
行邪上並效周譜柳芳曰司馬遷因周譜明
世家大戴禮有五帝德帝繫篇隋志漢氏帝
王譜三卷

日暮書三十四卷

攷證曰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

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

許商筭術二十六卷

攷證曰溝洫志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筭能度功用廣韻云說文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也又有九章術漢許商杜忠陳熾魏王粲善之

堪輿金匱十四卷

攷證曰周禮保章氏注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占夢注今八會其遺象蹶棗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又堪輿天老曰假

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鄭荅張逸問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有癸亥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攷證曰隋牛弘傳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見風俗通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

攷證曰日者傳叢辰家曰大凶

攷證曰日者傳太一家曰大吉後漢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東萊呂氏曰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因有太乙九宮之說其說具於鍼經

風后孤虛二十卷

攷證曰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為孤辰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

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為虛隋志遯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吳越春秋計硯 孤虛謂天門地戶也後漢方術傳注孤謂六甲之孤辰對為虛趙彥為宗資陳孤虛之法從孤擊虛以討賊孟子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正義云孤虛之法以一晝為孤無晝為虛二晝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

羨門式法二十卷

攷證曰日者傳分策定卦旋式正綦周禮太

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司農云抱式以知
天時唐六典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
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刻十二神下布十二辰
月令正義按陰陽式法梁元帝洞林序云羨
門五將韓終六壬司馬相如傳注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
五帝奇胲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胲刑德二十
一卷
攷證曰淮南子兵略訓明於星辰日月之運
刑德奇賌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
注奇賌之數奇秘之數非常術史記倉公傳

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咳與胲同抱朴子云黃帝審攻戰則納音之策左傳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姓之有五音蓋已見於此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

攷證曰中庸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土神則智水神則信朱文公曰知信二字位置不然不外張

文鈔曰五運六氣天之五行也五音六律地之五行也納音人之五行也

羞用五事

攷證曰古文作敬用

其法亦起五德始終

攷證曰史記歷書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沈約曰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爲體劉向以相生爲義

龜著五十二卷

攷證曰隋志有龜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蘇撰崇文總目三卷而五十二卷之書亡矣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所補亦其大略也後漢張衡傳注龜經有樓鶴兆梁后兆得壽房說文引太史卜書左傳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横者為上立者為木邪向經為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古文周書占曰蜉蝣之羽飛集于户

夏龜二十六卷

攷證曰龜策傳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墨子夏后開使飛廉析金于山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張衡靈憲恒娥竊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

恐後且大昌此夏龜筮之見於書者太史公曰三王不同龜

周易二十八卷

攷證曰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隋志京房有周易占守林飛候四時候錯卦混沌委化逆剌占災異占事焦贛費直有易林皆不著錄儀禮疏古用木畫地記文今用錢三少為重九也三多為交六也兩多一少為單七也兩少一多為拆八也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攷證曰隋志有易射覆二卷又一卷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則蓍布卦而對贊曰逢占射覆注逢占逆吉事猶云逆刺也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攷證曰史記正義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數群能牧民為善

著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
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
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

攷證曰隋志梁有嚏書耳鳴書各一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攷證曰董仲舒傳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
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
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隋志梁有董仲

舒請禱圖三卷後漢輿服志注引仲舒止雨
書初學記引淮南子曰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攷證曰天官書有候歲美惡漢之為天數者
占歲則魏鮮隋志東方朔歲占一卷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攷證曰秦燒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周禮馬質注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
浴其種

山海經十三篇
攷證曰隋志相傳以為夏禹所記二十三卷

郭璞注劉歆所定書其南西北東及中山號五藏經一篇其文最多海內海外大荒三經南西北東各篇并海內經一篇總十八篇多者十餘簡少者二三簡其卷後或題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序曰禹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驅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遠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

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休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絶域之國殊類之人古文之著明者也孝武時東方朔言異鳥之名孝宣時臣父向對貳負之臣皆以是書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可以考休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臣望所校凡三十二篇今定為十八篇顔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羼非本文也通典以為恢怪不經疑夫子删詩書後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

後人所加也郭璞序曰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絶代懸符論衡謂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今本十八卷劉歆定為十八篇多於志五篇固已不同尤袤定為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畢氏曰長沙零陵鴈門皆郡縣名又載禹鯀後人參益之薛氏曰左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以知神姦入山林者不逢不若山海所述不幾是也經言

大川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湯文王之事管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審矣劉歆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伯翳以為二人皆未之詳考於太史公記漢西京書非後世之作也山海經要為有本於古秦漢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然哉朱文公曰記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皆為一定之形疑本依圖畫為之

宮宅地形二十卷

攷證曰范氏曰攷古卜地之法周始豳相其

陽陰觀其流泉度其隰原擇地利以便人事而已其作新邑也卜澗水東瀍水西又卜瀍水之東則推其不能決者而令之龜其法蓋止於此彼風水向背附着之說聖人弗之詳焉雖然甲子作於大撓尚矣宣王揆日以田既吉戊又吉庚午則枝幹固有吉凶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封域以觀妖祥則方隅固有休咎聖人弗之詳而未嘗廢其說

相人二十四卷

攷證曰荀子非相曰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

世梁有唐舉閣弘景相經序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

隋志相書四十六卷史通曰許負相經當時所聖見傳流俗

相六畜三十八卷

攷證曰隋志有伯樂相馬經寗戚相牛經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莊子徐元鬼見魏武侯告之相狗馬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曰有九方皋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

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屬相目衛忌相
髭許鄙相脈投伐褐相骨脊管青相臏肭陳
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
皆天下之良工也又云齊有善相狗者其鄰
假以買取鼠之狗淮南子伯樂韓風秦牙筦
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曰者傳褚先生曰
黄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
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
名馬援上馬式表近世有西河子輿明相法子輿傳儀長孺長孺傳丁君都君都傳楊
子阿子阿臣援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孝武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法臣謹依儀氏鞲中
帛氏口齒謝氏鬐脣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

相以為法洪氏曰今時相馬者間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謂鷄狗彘者不復聞之矣

宋有子韋

攷證曰新序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陰陽家宋司星子韋三篇

楚有甘公

攷證曰天官書在齊甘公此云楚當考張耳傳甘公曰東非秦分先至必王楚必屬漢

漢有唐都

攷證曰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律曆志造太初曆方士唐都與焉都分天部天官書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

史官之廢久矣

宋祁曰史官之字下舊本有術字

黃帝內經十八卷

攷證曰王冰曰素問即其經之九卷也兼靈樞九卷迺其數焉雖復年移代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而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唯八卷爾林億曰皇甫士安靈樞經序云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素問

九卷并十八卷即九經也素問第九卷皇甫士安名為鍼經楊玄操云黃帝內經一帙帙各九卷按隋志謂之九靈王冰名為靈樞素問第七卷亡已久士安序甲乙經云亦有亡失隋志載梁七錄云止存八卷而冰得舊藏之卷今竊疑之天元紀大論五運行論六微旨論氣交變論五常政論六元正紀論至真要論七篇與餘篇畧不相通疑此七篇乃陰陽大論之文王氏取以補所亡之卷又曰黃帝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與岐伯

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於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倉公傳其舊學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剌而為甲乙隋楊子善纂而為大素全元起始為訓解闕第七一通唐寶應中王冰得先師所藏之卷為注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扶情志始有素問之名晉皇甫謐已云素問論病精辨上叔和西晉人撰脈經云出素問鍼經漢張仲景傷寒論集云撰用素

問是則素問之名起漢世也全元起曰素者本也問者黃帝問岐伯也按乾鑿度太素者質之始名或由此館閣書目黃帝鍼經九卷八十一篇與靈樞經同鍼經以九鍼十二原為首靈樞以精氣為首間有詳畧程子曰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夏竦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序曰黃帝問岐伯盡書其言藏於金蘭之室洎雷公請問其道乃坐明堂以授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皇甫謐曰素問九卷是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可容易覽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遺事也

扁鵲內經九卷

攷證曰隋志黃帝八十一難經二卷崇文總目秦越人撰秦越人采黃帝內經精要之說凡八十一章編次為十三類理趣深遠非易了故名難經館閣書目脉經一卷題扁鵲撰凡十六篇史記倉公師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太史公曰扁鵲言醫為方者宗王勃八十一難經序曰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

司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後黃公
黃公以授曹元
而
周度藏石湯火所施
攷證曰內經素問岐伯曰鑱石藏艾治其外
說苑扁鵲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
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
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王僧
孺曰古以石爲針說文砭以石刺病也東山
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
秋傳美疢不如惡石服虔云石砭石也季世

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

秦

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攷證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傳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机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周禮疾醫注脉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榆拊則兼彼數術者呂氏春秋巫彭作醫說苑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中古之為醫者曰

俞柎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百草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素問云
上古使微貸季理色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注岐伯祖世之師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攷證曰內經素問有湯液醪醴論事物紀原
湯液經出於商伊尹郊祀志莽呂方士蘇樂
言起八風臺於宮中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
皇甫謐曰仲景論伊尹湯液為十數卷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攷證曰後漢方術傳泠壽光行容成公御婦
人法列仙傳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

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髮白復黑齒落復生神仙傳甘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為十卷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改證曰帝王世記宓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腑五臟五行陰湯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類推炎黃因斯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鍼莊子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攷證曰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梁肅導引圖序朱少陽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禽化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隋志有引氣圖道引圖抱朴子云黃帝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著體診則受雷岐西山真氏曰養生之說出於老子谷神章其最要也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攷證曰唐六典按摩傳士一人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

魏文有五提之鍜傳經云户樞不朽流水不腐謂欲使骨節調利血脈宣通韓詩外傳扁鵲砥鍼厲石子游按摩周禮疏業劉向云扁鵲使子術案摩

黄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攷證曰神農經五芝久食輕身延年不老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漢武宣世始以為瑞黄帝内傳王母授神芝圖十二卷水經注黄帝登具次之山受神芝圖於黄蓋童子

泰一雜子黄冶三十一卷

攷證曰郊祀志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

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覧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黄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 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神爲金之術[illegible]業

傳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唐志淮南王萬畢術一卷隋志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

神僊十家

攷證曰司馬公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僊者服餌脩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是以劉歆七略敘道家為諸子神僊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寇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

索隱行恠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而行怪迂之道

攷證曰中庸素隱朱文公按漢書作索　臣似曰按禮記中庸篇有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鄭元注云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佹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矣恥之也今志作索隱師古從而解之文注即與禮記不同意義亦不相遠故索字不更刊正作素字

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

攷證曰晉語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醫龢對

曰上醫醫國其次疾固醫官也

大凡書六畧三十八種

攷證曰景迂晁氏曰劉歆告楊雄云三代之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顧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有一春秋而無千二百國寶書及不脩春秋有鄉禮二士禮七大夫禮一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子之禮無一傳者不知其傳孰多於其亡耶隋志光武篤好文雅明章尤重經術鴻生鉅儒負袠自遠而至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

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畧為書部固編為萟文志晁氏公武曰劉歆始著七略總錄群書至荀勗更著新簿分為四部蓋合兵書術數方技於諸子自春秋類春秋史記別為一六萟諸子詩賦皆仍歆舊其後歷代所編書目如王儉阮孝緒之徒咸從歆例謝靈運任昉之徒皆從勗例唐分經史子集藏於四庫是亦祖述勗而加詳焉歐陽公謂始於開元矣

決疑曰自六經以至陰陽之家其數或多或春秋九百四十八篇

而其數之不及者七十有一道家九百十三篇而其數之衍者四十有四自此以後著龜一家而卷之溢於目者八十醫經一家而卷之不登其總者四十有一或者其傳於後世有以私意增損者邪夾漈鄭氏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秦人之典蕭何能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歆何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范氏曰漢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